

曾记花开不记年

人在孤单难过的时候总习惯回想属于自己的最柔软的时光，于是渐渐地，在流光似水中，某段时光不断地被打磨，终成了一种属于梦想的形状，仿佛鹅卵石般光滑温润，却又坚毅得有着产生春天的力量，只要记起，便若花满人间，轻云出岫，自然而生机勃勃。人道：但见时光流似箭，不知天道曲如弓。或许那时年少轻狂，但正因如此，我们看不见阴雨冥晦，只见世间风光霁月，少时宴席上饕餮珍馐，金银玉箸，只似蔚海上轻飏的风帆，美丽而值得向往，泡沫般的虚无脆弱，反而被忽视。

曾知，劝君莫惜金缕衣，劝君惜取少年时。

总有些时光，无关风月，无关利益，无关理智，只问本心。

从何处说呢？唔…春天的最后一一片落叶…嗯，叶子。

小学干过的一件挺浪漫的事，就是五年级的采叶子，忘了那时从何听到一种说法，即春天才有最后一一片落叶，历经寒冬，看穿风雨，终在生命抢回的缝隙间功成身退。所以在五年级的深秋，五个人，一周时间，学校、公园、湖边……银杏、秋菊、杨树、松柏……甚至已残落于地的花卉，都被夹在各种书中，至少三百片吧。至今，当我偶尔翻开一本旧书，甚至是小学的课本时，仍可见银杏的鹅黄小扇面与烂若明珠的秋菊相映相衬。依昔记当年站于学校的白杨前，秋风萧瑟，半掌大的叶片飘摇遗世，叶子背面的银色荡漾若海浪，在回忆中招摇

成一片海天相接的美丽。那时安琪看着，突然道：“那天我问我妈日本人为什么名子都带个”子“字。”“她说什么？”“没说什么，她只说我要起日本名的话就叫杨树叶子”（她姓杨）“……”

其实大多时候小学的时光还是挺让人无语的，曾经学校组织除草，大家干得热火朝天之际，有俩煞风景的，从花坛里发现了棵干红柿苗，结果拔草的不拔了，运土的不运了，大家一起去拔西红柿。挖出来后竟真的有个如拳头大的青西红柿，于是乎，众人欢乐了，众人兴奋了……老班悲愤望天——咋都这么幼稚呢！

嗯……聚餐聚会那时也是不少的……曾经同学四人去吃烤肉，羊肉牛肉鱼丸海鲜要了一大堆，结果吃着吃着小 F 突然发现了烤面包的乐趣。结果……众人开始对“如何在不会做饭的情况下，烤出好的面包片”这一严肃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-芥茉、番茄酱、沙拉酱 or 千岛酱……. 这一项目的进行直接导致四人吃了二份面包片，而其它食材则被我们悲剧地忽略了。小 X 老妈来的时候，吃惊地望着我们：“面包片这么好吃？”

小学的时光真的很奇葩的，无论你文笔如何汪洋恣肆，语言如何清词丽句，中心思想如何深刻而富有哲理，都道不出那种风吹铃铛留声语的顽皮；清歌妙舞落花前的浪漫无忧；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信轻狂。

六年时放学后一群人爬楼顶着夕阳，被校长发现；三年时得水痘，和同病相怜的同桌通电话，当我手机快没电时（大概打半小时了）同桌淡定地道：“挂了吧……我再打给你。”我“…….” 五年时一周末

三人玩一侦探类高智商电脑游戏，在耗费一上午的冥思苦想后，我们三人终于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，激动后小 X 决定出去买午餐，半小时后，她带回了足有一盆多的担担面和面皮……。至此我极少再吃担担面……。六年时，小 M 在家举行 Party，玩捉迷藏，小 E 数数，我坐沙发上当公证员，只听各个房间声音不断“你一边去，我先到的，”“你丫的藏床上当别人六百度近视啊！”“啊嚏！杂物间的棉花啊啊……”我和小 E 额头黑线……

现在上小学的弟弟妹妹也会经常闯祸，学校趣事也着实让人忍俊不禁。曾经弟弟在学校打坏玻璃后，我作小曲一首表示深切的慰问。妹妹脚迈小碎步，手拈兰花指，尖着嗓子唱曰：“呀…啐啐..他凄惶惶，过花墙；过花墙，入楼房；入楼房，见校长；见校长，道情况；道情况，实彷徨；实彷徨，悔肚肠；悔肚肠，确心伤；确心伤，钱赔光；钱赔光，终惆怅！诸位看官请道，此君是否回肢发达头脑，简单人无双！呀……啐啐…”

声音似戏子的颤音，还有女高音的破音。

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怔愣几秒，然后我和老姐笑得直不起腰；老哥手一抖，手机应声而落；老弟找了根绳子，直欲上吊，“这真是……”“鬼子进村啊……”老姐默契接道。“不好听吗？”某人很疑惑…“好…词出惊风雨，曲成泣鬼神！若贞子地下有知，必拊掌长叹！吾后继有人矣！”我笑嘻嘻道。老姐笑到抽风。

小学时光真的很奇怪，明明看似幼稚，却又如莲花自馨，金刚不坏，坚强得让人感动欲泣，你不会再和几个人熬通宵玩大富翁；不会

再拿毛毛虫吓班里胆子最小的女孩子；不会再互相比着谁养的荷兰猪，珍珠熊更可爱，最后又神奇地想放生；不会在比赛放风筝时踮脚比谁更高……

那段时光真的很干净，对，就是干净，就好似水墨画，简单却意蕴丰富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就好像多年前，某个淡若远山，清似幽莲的温暖午后，小 G 偏着头苦恼地问我：“我听了一句诗，就是查不到出处。”

“什么诗？”我眨眨眼，阳光在书页上温柔流转。

“曾记花开，不记年…….”